

阿拉上海人

刘业雄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序 六千年文明的守望者——寻找上海人的老祖宗.....	1
第一章 看上去不美 :上海人品性解读.....	15
第一节 逍遥的小家子气 神秘的雪碧红酒 ——谈谈上海人的精明	15
第二节 坦然的掂斤播两 聪慧的多谋善断 ——谈谈上海人的理性	32
第三节 另类的洋泾浜味 喧腾的商业气息 ——谈谈上海人的话语	55
第四节 荒诞的免费午餐 悲哀的电话少女 ——谈谈上海人的弱点	77
第二章 心灵的壮阔 :上海人真情告白.....	98
第一节 好男人是怎样炼成的 ——说说上海的男人	98
第二节 聪明使她们如此美丽 ——说说上海的女人.....	132
第三节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说说上海的伟人.....	150

第三章 没事偷着乐 :上海人个性比较	174
第一节 胡同能唱出金陵塔？	
——聊聊上海人与北京人	174
第二节 盆地能驶上快车道？	
——聊聊上海人与四川人	192
第三节 涛声能接纳旧船票？	
——聊聊上海人与山东人	207
第四节 海风能渗透八卦阵？	
——聊聊上海人与广东人	223
第四章 山不转水转 :上海人性格溯源	239
第一节 城南旧事 :叩响命运交响曲	239
第二节 风花雪月 :凝视石库门黄昏	255
第三节 坚忍负重 :留下无言的结局	271
跋 好一朵美丽的白玉兰——迎接新上海人的诞生	292

序 六千年文明的守望者

——寻找上海人的老祖宗

—

北纬 30°堪称神秘之线。

它穿过北美洲、亚洲、非洲，越过美国、中国、埃及，紧紧贴着“魔鬼三角”百慕大群岛、“世界七大奇迹”之首的胡夫大金字塔、最高的珠穆朗玛峰、最深的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海沟，荟萃了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埃及的尼罗河、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中国的长江的入海口，留下了撒哈拉大沙漠之谜、大西洋诸岛沉没之谜、四川自贡恐龙灭绝之谜、古徽州屯溪石窟群之谜……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学者对集中了那么多的谜几乎目瞪口呆。

其实，在北纬 30°线附近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谜——上海之谜。

上海位于北纬 31°14'，东经 121°29'，与北纬 30°线仅一箭之遥。

二

在一张体育报纸上读到了一篇与体育无甚关联的关于陆小曼的文章。有这么几句：

苍白、病弱、常昏厥，陆小曼似乎暗和了西施捧心的中国式

——寻找上海人的老祖宗 001

病态美学,她宅心仁厚,对朋友大方、讲义气,这些基本性格和徐志摩都十分相像,这跟两人同样来自优越的家庭、又都是独养孩子的背景很有关系。

陆小曼的单纯有时还会转换成一种没心没肺的憨傻,谁都能跟她认真计较,要怪也只能怪自己没有三头六臂来供养这个尤物……从小即是掌上明珠的小曼娇惯任性的本质使她在智能上、在体魄上都像中国数千年女性历史中的小脚文化一样失去了生命力,只能为男性存留最后一点赏心悦目的价值。

陆小曼就是上海,就是这个谜一般的城市。

上海的定语就是“谜一般”。

谜团中的一个,是作为中国经济中心、最具有活力的大都市,她的市民前所未有的地引起了四面八方的人们的注意。在互联网上著名的搜索引擎 Google 上输入“上海人”,你就会得到 57200 个查询结果。这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多得多。而且“上海人”常常惹起疾言厉色、近乎集体性的非议。从上面这篇文摘的语气里已经可见端倪。上海的纵横两个坐标点——城市地位与市民印象的奇异的不对称,存有相当的级差,是很难一下子解读的。

已经没有任何外地人对上海经济的发达与市政建设的璀璨还有一丝怀疑,但如果对某一个上海人稍微有所褒奖,就往往冠之以“你不像一个上海人”。这对他们已经是相当有好感了,而这个被称赞的上海人此时常常很尴尬。这种极其情绪化的看法在逻辑上也是解释不通的。

国人诟病上海人的话柄林林总总。其中举足轻重的一处就是上海人“无根”,即没有自己土生土长、源远流长的老祖宗。换言之,上海人的集体家谱不够厚实,不够古老。

这很让上海人抬不起头来。

你看不起外地人吗？你的祖先，且用不着追溯到很久远，就极有可能是一个外地人。人们普遍认准了，而且达成了——一个很带“幸灾乐祸”味道的共识：上海是一个标准的移民城市。

平心而论，这话真有一半说对了。作为城市，上海确实是由很多移民所构成。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先后出现了三次外籍人士迁入上海的高峰。第一次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战事频仍，大批避难移民涌进上海，同时，许多商人也把营业地点移到政治上比较稳定、经济上更有吸引力的上海。10年间，仅英、法两租界就净增11万人。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年，上海人口从1910年的128万多又增加到1927年的264万多，17年翻了一倍多。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移民潮，第三次是解放战争期间的移民潮，通过这两次大规模的移民，上海人口激增到330多万，这种速度是世所罕见的。这种移民的结果是，上海本籍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有几个数字证明如此：公共租界内上海本籍人口的最大比重是1930年的22%，华界则是1929年、1932年的28%，到了1936年，华界只剩下24%了！其余的70%以上的人口，则是由移民所组成。现在，能在各种表格的“籍贯”一栏上名正言顺且货真价实地填上“上海”两字而心不虚的委实不多。

我有一个不大高雅的爱好——喜欢听滑稽。有一个段子是《十三人叉麻将》。1932年，有位擅长方言的独脚戏演员包一飞，听了电影演员韩兰根自编自演的描写五个地方的人在叉麻将时争论情景的滑稽段子《叉麻将》，感到不满足，重新创作为《十三人叉麻将》。叉麻将的、陪客的、经过的、横插一脚的13个人中，有宁波人、绍兴人、浦东人、苏北人、苏州人、杭州人、广东人、丹阳人、常熟人、常州人、崇明人、山东人和无锡人，其中籍贯真正划属于目前上海地区的只有两人——浦东人与崇明人，在13人中只占区区15%。还有一出《七十二家房客》，一幢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住了72户人家。其中，光

一个底层就有摆大饼摊的老山东、熨衣裳的杭州人、卖狗皮膏药的东北人、踏三轮车的苏北人、摆测字摊的老苏州……只有卖梨膏糖的小热昏是上海本地人。⁷²家房客里,本籍人士凤毛麟角。前几年还有一出笑星荟萃的滑稽戏《海上第一家》,第一幕里有一段一帮“上海人”与外来的广东人发生冲突的情节。当以卖大饼的苏北人为首的“上海人”斥责这个广东来的“外地人”时,广东人心平气和地询问诸人的籍贯,于是,各种方言组成的回答此起彼伏,俱为“××人”、“××人”,其中还有一个苏北口音的“上海高邮人”,独缺“本地人”。于是,广东人不失时机地问:“既然你们都是外地来的,为什么偏偏要讲我是外地人呢?上海本来就是由各种外地人组成的……”

这随手拈来的三出独脚戏或滑稽戏片段,无不贯彻一个“主弱客强”的主题。这个主题肯定令许多人感到很滑稽。

应该承认:“上海在开埠后由一个普通的地区商埠迅速成为全国经济中心、远东金融中心,其优越的地理条件、特殊的政治格局和多功能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固然是主要原因,但移民一直是上海最大的资源之一,他们勤劳的肩支撑着这座城市的繁华与辉煌”,学者李斌在《上海的宁波人》一书的导论中这么说。这位山东蓬莱人目前在上海某高校任教。

这些移民的到来的真正意义并非仅仅是人口密度、分布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移民自身所具备的自然结构、地域结构、社会结构等不同于上海本土的特性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上海人人格与个性的组成起了重大作用。

这是上海人所不能不承认的。

三

“缺根”的上海人并不缺乏聪明,他们有自己的排解法。

“我们也有自己蛮长的历史”——于是,他们怀起旧来了,而且并

非装模作样,相反,很真诚,很执著。

中国人似乎都很喜欢怀旧。南京人在秦淮河边怀桨声灯影里的旧,北京人在皇城根下怀改朝换代里的旧,西安人在兵马俑前怀金戈铁马里的旧,绍兴人在沈园中怀生死姻缘里的旧,成都人在大茶馆里怀巴山蜀水里的旧……古往今来都如此。我们往往可以更多地看到,那些皇权、殿庙、古墓、文物,甚至一抔黄土、一捧清水、一块城砖,都成为人们所怀之“旧”。甚至现代女士们穿起了奶奶时代的“旧”到极点的肚兜,先生们吃起了根据宫廷秘方炮制的“旧”菜陈酒。有人说,怀旧是世纪末最明显的征候。

加上这些旧东西中总同时掺杂着一丝美好的往事,或曾经出现过一瞬间的感情火花,因此,在怀旧中我们能够寻找到已经失落很久的感情气息。人们在无限咀嚼和回味中得到了一次次彻底的反刍。集体记忆在这时刻通常会重温、安抚与升华。香港电影导演关锦鹏是一个典型的“怀旧派”,从《胭脂扣》到《阮玲玉》,又到《红玫瑰 白玫瑰》,拍了个够。他说:“世界情绪好像有一种循环,尽管衣着、建筑在变化,但情绪又好像循环到了某一点。”这应该触及到了怀旧的心理奥秘。

但我们又可以发现一个不失有趣的规律。全国各地所怀的大都是农业文明之“旧”,而上海人的怀旧有点异样,所怀的是工业文明之“旧”:银行,证券,资本,贸易,纱厂,渡轮,舞厅,外滩,摩天楼,霓虹灯,爵士乐……十里洋场繁华梦,一江春水向东流,有点杂,有点乱,但无不浸透了“商业”这个上海人与生俱来的遗传因子。最明显、最典型的就是特别喜欢把怀旧与“街”联系在一起。近十年来,一阵风似的,上海一下子出现了不少以“怀旧”为商标的“老街”、“旧街”。

但是这个“街”绝非单单是字典上所解释的“两边有房屋的比较宽阔的马路”,如湘西猛洞河河边的电影《芙蓉镇》的外景地王村的那条老得刻满皱纹、似乎脚步重一点也会震塌两边吊脚楼的老街,那种

“老”可以用“举步维艰”来概括；也不是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西街的那条“老龄”可以自东汉末年算起、足有1800多岁的云梯街，那里房随山转、街绕房曲、直插云天；更不是奥地利维也纳的那条严禁汽车驶入、绝不容许摆摊做生意的古老的音乐街。

不，上海人不这样。

四

上海以街怀旧的始作俑者是南市城隍庙门口的那条“上海老街”。自河南南路至馆驿街为老街的西段，自馆驿街至中华路是东段。西段端头是一座精美华丽、高大巍峨的清式“官家”朱漆牌楼，上书“上海老街”四个厚重的大字，两边是硕大的铜狮，连座台在内，足有2米多高。

西段主要为明清样式，一律两层，风格与“邻居”豫园商城保持一致，花格门窗，彩绘牌匾，黛瓦粉墙，显得古意盎然。从馆驿街往东的老街东段，保留了清末民初的民居特色，花格窗，排门板，范氏栏杆，落地摇杆门，加上屋顶的飞檐翘角、马头墙，百年沧桑扑面而来。最东端又掺杂了一些二三十年代的欧式建筑，海派风范触目皆是。

老街上有很多名店名铺，像同治年间苏州状元陆润庠题写匾额的百年老店“童涵春”国药号，创始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老同盛”南货号，清末民初风光一时的茶馆“春风得意楼”，还有万有全、葛得和、吴良材、沈大成、王大隆……都是名震遐迩的“大哥大”级商贾。那几家新开的尚未成名的店家，卖的也是十足的上海老货。“丁娘子土布庄”里各色手织土布、扎染布着实吸引人，占了半边店堂的那架旧式织布机及那位纯朴的织女则足以让每位游人体验“唧唧复唧唧”、“纤纤擢素手”的意境。对女士最富有磁性的当数“露香园顾绣庄”。顾绣之美，美在它的绣稿选自意境高、艺术性强的古代名画，尤以宋元的逸品画为粉本，题材虽以花卉、山水、人物为主，但从不用大

红大绿的色彩,它刻意追求绘画的笔意墨彩,绣法精致细腻,针刺纤细如毫,配色精妙,独具匠心。据说,一经装裱,与原作几无二致,简直辨不出真假。

我留意看了一下,不少店铺的门口还有古色古香的楹联。在飘来的江南丝竹声里,时走时停,面前展开的与其说是一幅一里半长的《清明上河图》,不如说是一叠泛黄的明、清、民国的“老照片”。

然而,人们也会注意到,上海老街绝非展览会、陈列馆。在这里,挤挤搢搢、像鱼鳞一般的百十来家大大小小的店铺,从头到尾,都是实打实做生意的。随便走进哪一家——就是这家展示各种彩色蜡染品的黔宝苑吧,它的二楼,就明码标价出售那些蜡染制品,就连和目前时代相距甚远的一家“当铺”里,在电影、电视剧里常常可以看到的高高在上、穷人只能仰视的柜台后面,也非“影视基地”的场景,而是摆着一张真正在做生意的办公桌。这里没有纯展览式的东西。在我面前的黛瓦粉墙里,传出的只能是一片噼噼啪啪的算盘声。

上海老街是精通商业之道的上海城的衍生物,正如夏娃是从亚当身上的肋骨里抽出一根塑造而成的一样,上海人一不小心就开出了这条每个分子里都弥漫着浓浓的商业气息的上海老街。

五

其他的怀旧街也是如此。

人民广场的“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的地下室里铺设了一条“1930 风情街”;摆“下了半截有轨电车、老式邮筒、黄包车,加上淮海路上的老街景、黄浦江边的轮渡码头、弄堂小巷的烟纸店,播放着海关的钟声、各种叫卖声和老电影的音乐声……这些都很逼真甚至乱真,也有几处可以令人回味的所在,如那家充满当年格调的小杂货铺。但是,且不提“怀旧”与“规划”放置在人们同一层面的视角与凝思里,总有点摩擦与唐突,那一家家铺子却都是通常意义上人们所理

解的商店。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地的北侧,淮海路以南,树起了一个名字起得与“一大”特别般配的“新天地”建筑群。一排排都是极其标准的石库门房屋,红青相间的清水砖墙,厚重的乌漆大门,雕着巴洛克风格卷涡状山花的门楣。但旧巴巴的外部里面,真是“新天地”:一户户隔墙被全部打通,一色中央空调与现代化装饰,欧式的壁炉、沙发与八仙桌相邻而处,与“旧”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了。环顾周围,只见开设着欧式餐馆酒吧、日本音乐餐厅、香港明星加盟的东方魅力餐厅,以及各式各样的高档时尚精品店,所供应的餐饮、时尚精品,价格都极其昂贵。

静安寺北端的愚园支路则被装扮成了30年代步行街——“百乐门休闲街”。700米的马路上,一侧是上海老街,各色老店铺充斥其中,路上树着的是老电车模型和旗袍淑女的雕塑。但那里毕竟是卖东西的——不管“老”与“老”。

距鲁迅公园不远处是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也是条怀旧街。整条街的两侧都站满了货真价实、说得典故出处的老房子,各色铭牌与雕塑都在告诉路人,它们与上海文化有着犬牙交错、渊源密切的关系。但街上与带有青苔古藤的怀旧味相距甚远的是一字排开、吆喝连连的小摊小贩,就连他们背后那一家家店铺门口平静地迎客的主人,也是时刻准备做生意的“文化经济人”。

徐家汇有一处“上海阿拉街”,弄堂口的霓虹灯影影绰绰,石砖块的地面踩上去清音一串,老虎灶、煤球炉、水井吊桶错落地站在石库门街面两侧,旧时的海报,旧时的店招,踢踢踏踏的黄包车夫的脚步声、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声间或在耳畔响起,令人恍若隔世。但是,一旦弄清楚自己已站在港汇广场四楼,就明白它的缔造者上海豫园小商品公司的创意所在。

老城隍庙的文昌路重新铺上了上海人已经陌生的“弹硌路”,不

过,这条由人工开凿的3万多块花岗岩道石筑成的不到60米长的小路两边全是悬挂着大红灯笼的古玩店。

街是这样,其他的也基本如此。你要见识保留了30年代原汁原味的地窖吗?从江西路福州路口某入口处一步步往下走,那大理石台阶两旁还有《酒神巴克斯》与《会议前的多珊娜》这两座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雕塑复制品,那里至今还保留有30年代的橡木啤酒桶和一份1936年2月3日星期一的菜单,泛黄的纸张,内容依然清晰可见。这里曾是30年代上海滩最负盛名的三大酒吧之一,现在依然在营业,无须多言,要嗅嗅这美式酒吧特有的咖啡香必须拿出一定的“一般等价物”。橡木啤酒桶和那份“文物级”的菜单,只是促销的道具——尽管是真货。如今,上海某些地方,例如在延安路靠近外滩处的一处建筑,你一下汽车,就会有一位“骆驼祥子”式的车夫把你请进一辆锃光瓦亮的黄包车;下了车,又有一个擦鞋人恭候一旁,用传统的方法替你免费服务,但你用这双“新鞋”迈步入内的是一家杯箸交错、炉火正旺的饭店,一位笑吟吟的迎宾小姐正虚席以待地等着你(的钱包)的光临。

上海就是这样。有时它会让你苦笑。

六

有人说,在怀旧街上漫步,或者说在什么角落怀旧,会在心底涌起萨克斯音乐。这话有一定情绪的滑行。空旷了一颗心,飘远了染于红尘的记忆,在一种什么也不等的等待中,这柔情万种的萨克斯曲,竟如此贴切、自然、暖心。它低沉、孤傲、脱群,不要求你、不强迫你接受什么,只远远地行云流水般吹去,听着,听着,就觉得那旋律原本就是你自己心底的东西,平和而淡漠。它自然而然地出现,出现后就渐渐消融着一切,而把一切又慢慢归结为和谐的宁静与没有结果的等待。这样的体验,我在北京天坛前有过,在成都杜甫草堂前有

过,在都江堰的鱼嘴前有过,在凤凰城沈从文的故居前有过。萨克斯交织了美感与悲剧的留白。

但是,在上海怀旧,那萨克斯虽然也会有,但它却已经从生命的琼浆变幻为社交场所、咖啡馆的背景。

稍稍一留意,人们就会发觉一种颇为蹊跷的现象。上海人所怀之旧,往往很有自己的“底线”,那就是大多以20世纪30年代为尾声。《人约黄昏》、《风月》、《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红玫瑰 白玫瑰》都令上海人感慨万千,哪怕一看到模仿30年代的上海、实为60年代的香港的《花样年华》,也同样激动得热泪盈眶。当怀旧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带有再明显不过的功利色彩的集体“无意识”(或者说“下意识”)行为时,这种所怀之“旧”的界限与轮廓,其实已经非常模糊与毛糙了。或者说,经过选择与挑剔,它们已经离开许多真正需要怀念的“旧”很远很远了。上海人的“根”原本不在这里。

那么,就让我们真正来怀一次旧,寻一下上海人真正的根吧!

七

上海有两个简称。

一个是“沪”。沪剧,沪宁线,沪杭线,淞沪抗战……吴淞江是一个十分适宜捕鱼的地方。渔民捕鱼时经常使用一种叫簰子的工具,竹子编的,一头口大,一头口小,用绳编成一系列竹栅,涨潮时,插入水中,鱼就随水流入簰子,水一退,鱼就卡在簰内,渔民一一捕获。上海人的祖先就这样收取和品尝着带着鱼腥味的劳动果实。这簰子也叫“扈”,即“沪”。如果把这些小渔村看作上海人的发祥地,那么,今天的上海充其量只是一个在小渔村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化文明城市,与今日的深圳一模一样——上海话叫“一票货色”,只是由于后来的某种机遇,才得以发展壮大。

唐天宝十载(751年),设立华亭县,县治就在今天的松江区区政

府所在地域。

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正式建立上海镇。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设置上海县。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县有11.4万户,53.3万人,俨然已从海滨斥卤之漠,演化为富饶的东南名邑。

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更是一个商肆鳞次栉比、钱庄数十家、“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的东南都会了。大上海的雏形,已经大致有了面貌了,已被世人誉为“小苏州”。当然,这时的上海还远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就在开埠前一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规定“五口通商”,上海还排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之后。虽然即使排在这丧权辱国的条文的前面也并没有什么荣耀可言,但“排名”在这里毕竟还是可以体会先后的。远在天边的皇帝也并不把区区上海县放在他的眼里,所以,当1843年11月14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在滚滚硝烟中悍然宣布上海正式开埠时,皇室远远没有圆明园被焚时那么如丧考妣,也许,道光皇帝还稍稍有点奇怪。

这样,从“沪”开始,上海也有了1200多年的历史,足可以摆脱“集体家谱”不够厚实、不够古老的窘迫了。上海人也足可以抬起头正眼看人了。

然而,历史并没有在这时轻手轻脚地翕然。它硬是要塞给上海人另一份舒筋松骨的感觉。

上海的另一个简称是“申”。巧得很,上海的高架道路就组成了一个“申”字。提到申字,我们必须大踏步“后退”,迅速跨过清明元宋唐,连汉秦也不必片刻停留,应该直达群雄纷争的战国,气喘吁吁地站在楚国春申君黄歇——声名赫赫的战国四公子之首——面前。

黄歇自然不是什么上海人,但他在公元前248年主动上书楚王,要求把自己的封地从淮北十二县改封为江东之吴。这个“吴”既包括

苏州,也包括今天的上海。苏州在黄先生的精心规划下,从一片废墟中重新站了起来,一站就是 2000 多年,成为江南煌煌名城。苏州人把黄歇虔诚地供奉为城隍。如果把苏州简称为“申”,倒也蛮有道理,可惜苏州人民把它留给了上海。

那位富有眼光的春申君,在修建苏州的同时,把目光东移到吴王打猎的大海边。他在海边想什么,自然无从考证,但他肯定看到这是一块比苏州更加有希望的地方。要开垦这块处女地,首先必须兴修水利。他多次考察河脉,他摆渡的渡口如今被冠以“黄渡”之名,就在嘉定区境内,他住的行宫被称为“华亭”——我们完全可以想像这座贵族别墅的美丽,而同时又留给上海一个漂亮的别名,他聚徒讲学的地方,如今是“春申村”,在松江区境内,而旁边有一条铁路,车站就叫“春申站”,他主持疏浚的上海最大的河流就叫“黄歇浦”,老百姓简化为“黄浦”,后为“黄浦江”。《松江府志》有这样的记载:

古之东江乃禹贡三江之一也,战国时,楚黄歇凿其傍支流,后与江(指吴淞江)合,土人相传,称为黄浦。

但有不少学者称,这里的“黄浦”的来源很有疑问,恐确是“土人”的讹误,因为在战国时代,黄浦江这片区域还在烟波浩瀚的大海中。所以,所谓春申君开凿黄浦江的说法实属“无稽”。这自然是对的。但上海毕竟是黄歇封地的一部分,这是无可置疑的,上海有 2000 多年历史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一个“申”字洗清了不少原先暧昧的东西。

但是且慢。1961 年,上海的考古工作者在青浦城区向东 5 公里处的崧泽村又发掘出了一个原始村落的遗址,发现了大量的古墓和其他古物,经过科学测定,发掘的古迹,最早的距今已经有 6000 多年!这在历史上属于新石器时代。这是迄今为止已经知道的上海人

最早的祖先文化发祥之地。1981年,在中国的考古年会上它被命名为“崧泽文化”。

如果有机会走进还在筹建中的崧泽文化遗迹博物馆,就会看到6000年前上海先民种植的粗壮的粳稻谷粒与瘦长的籼稻谷粒,当然已经炭化了——但上海人那时候竟然已经择粳稻与籼稻分而食之,不得不使每个现在的上海人叹为观止!这批中国最早的水稻标本证明了上海人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者之一。崧泽遗址还有一口深约2米的直筒水井,这要比北方距今四五千年前才有的水井“领先N步”了,而且更难得的是,这是为了获取纯净水而掘的,这又使我们对祖先如此充满历史厚度地讲究生活质量而惊服得五体投地。

1977年又在青浦城东北9公里的重固镇西首的福泉山——一个高75米的土墩——下层掘出崧泽文化的陶罐与陶壶、陶鼎、圆形灶穴。后来在金山区的查山下层也有同类发现。我们从那些遗存里分明看到了上海人祖先富有深厚蕴藏的背影……也许,这里没有西安的半坡遗迹、北京的周口店遗迹、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迹那么有名,那么悠远,但我们上海人老祖宗的足迹——经过6000年蒸馏后的足迹呵,还是能够让步伐显得有些趑趄的我们大大扬眉吐气的。

八

收回了淼远的目光,突然间,我感到了我们总算可以不必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了。

摆脱了过于浮浅地滞涩于20世纪30年代的怀旧情结的上海人,现在总算可以有了一种不理睬哄闹的微笑,有了一种洗刷掉偏激的淡漠,有了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有了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上海人的声音终于可以稍稍圆润点了,感情终于可以稍稍勃郁点了,接着,也就可以稍稍神定气闲地自我剖析了。

2001年9月15日,上海旅游节开幕式上巡游的花车里,有一辆

来自青浦朱家角的非常“弹眼落睛”的“上海先民花车”，车上头戴羽饰的女子、男子，就是我们6000年前的上海人的“写真像”。那时，心潮澎湃的我差点就叫出来：

——呵，我们的祖先，你们好吗？